

难忘的年月

陈学昭



花城出版社

I267/279

难忘的年月

陈学昭



花城出版社

难忘的年月

陈学昭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湛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插页 200,000字

1933年8月第1版 193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50册

书号 10261·308 定价 1.05元

前 言

收在这集子里的是我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初回到浙江以后，直到最近，所发表的一些散文。除了有一篇，出于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同志的好意，采用我原稿的材料，改写过，用我的名义发表，我认为这不能作为我写的，因而没有编进去。另有一编散文，编辑同志在末了加两、三句，过后对我说明因为时间急迫，来不及寄清样给我看。至于其它，只对个别字修改外，没有更动。

《摸气候》，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作为大毒草进行批斗。

我想给这集子题名为《难忘的岁月》。一九七八年六月，在《上海文艺》上发表《难忘的年月，难忘的同志》（之一），接着，《浙江文艺》上发表《难忘的年月，难忘的同志》（之二）。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患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加上心绞痛，不能起床行动，躺在铺上写的。两句、三句地写，决心写下来留给女儿，要她不能忘记，我们祖国有今天，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为了保卫党、保卫祖国，他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根本没有想到发表。这集子里还有几篇纪念给我难忘的教诲的长者的散文。

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十年动乱中，由于多次抄家，散失

的稿件还是难免的。

在这里，我谨向帮助我找到这些散文的陈毛英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学昭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杭州。

内 容 提 要

这是女作家陈学昭的散文结集。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记下了她参加革命以来，值得珍视的生活片断和斗争经历，抒发了她对革命前辈和文学先师的深切怀念之情，回顾和总结了长期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和体会。

作品文笔朴实，感情诚挚，能给人以启发和教益。



陈学昭一九八二年六月摄于杭州西湖边树荫下

目 录

前言	1
乡村杂记	1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1
养猪	3
夜游有感	5
宁愿烂掉及其它	7
山中有苦鸟	9
在我住的巷子里	11
理解	14
金色灿烂的杭州	17
摸气候	19
难忘的年月，难忘的同志	21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30
龙井茶叶虎跑水 桂子香飘又一年	32
片断的回忆	35
一点初步感受	48
两年的编辑工作和生活中所受到的教育	51

诚挚的回信	58
创作杂忆	61
我是怎样写《工作着是美丽的》	66
为四化而工作着是美丽的	70
久病思良医	73
忆刘少奇同志二、三事	79
我怎样开始写作	82
吃剩有鱼	85
向鲁迅先生学习	88
应该从开始来开始	92
痛悼我的长者茅盾同志	95
哀念我的长者茅盾同志	103
我初识长者沈雁冰先生的一点回忆	105
读鲁迅先生的《读书杂谈》有感	108
李富春同志指导我写作	111
读《唐朝的钉梢》	115
读《谣言世家》	118
学习和回忆	120
随想与希望	127
哭林淡秋同志	130
重新学习	136
我怎样想写《天涯归客》和《浮沉杂忆》的	138
漫忆上海爱国女学	142
亲切的回忆	145

关于《倦旅》的写作	147
我的第一篇散文	151
怀念敬爱的大姊杨之华同志	153
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	159
正直、坚强、朴实、真挚的人	162
答青年同学们	167
努力学习，联系实际	172
我早期的读书与写作	177
访下杨村杂记	182
再见在花港	192
附录：在崔家坪的日子	201
虽然身已逝，真伪有人知	205
沉痛忆念沈泽民同志	209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出国	214
想天涯，思海角	242

乡村杂记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人怕出名猪怕胖”，这是一句老话，不十分适用于新时代。不过现在有些事情还要使人想起这句话来。这几乎是社会的风尚，沿革的使然，而且也成了人之常情了：那就是一般人对于有名的地方，有名的人物，都是心向往之的。一个地方或一个人出了名，有时并不带来幸福，甚至还会带来很多意料不到的麻烦，现在梅家坞村的茶农就有了这么一种感触。

梅家坞村是杭州郊区出产著名的龙井绿茶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近年来因为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的缘故，颇有声誉，成了中、外来宾们参观的地方。前些时，报上登着消息，杭州要兴建一座钟表厂。杭州人听了都非常高兴。谁知这个钟表厂的厂址挑中了梅家坞村，梅家坞村的茶农又高兴又难过，在喜之中夹了很多的忧。厂址一共需要一百多亩

地，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的茶地被圈去七十多亩，而且都是好的新茶蓬。茶地被圈去了七十多亩，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每年要减产八、九千斤茶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对国家说来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茶蓬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培育好的，需要八年十年才能开始采摘。茶农们打报告，提意见，请求，都没有用。据说理由是：因为钟表厂一定要选一个有名的地方建造，而梅家坞村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因为已经勘察测量定了，浪费人力，不能更改。因为人人都应当服从国家的建设，茶农难道能例外？这许多理由，特别是最后这一个理由，使得茶农们只有哑口无言了。

可是，在梅家坞村的前面，只有里把地之远，贴近梅家坞村，就有一大片空地荒着，那地方名叫七佛寺，从前原是一个兴盛的村子，某次被大火所毁，很久以来只留着断垣、残壁。这地方据说纺织工会曾作了建造疗养院的计划，可是一直还没有动工。七佛寺的地点很好，风景美丽，面对钱塘江，背靠老头峰。梅家坞村的茶农们怀疑着：为什么钟表厂不建造在七佛寺呢？即使七佛寺现在还没有出名，造了钟表也就会出名。为什么一定要毁掉七十多亩好茶地？为什么必须破坏茶地才能建设工厂呢？为什么工厂不造到空地荒地上去呢？难道幸福和不幸非联结在一起不可么？

有些茶农感慨着说：“茶叶又不是粮食，不能当饭吃！干脆把茶地统统圈去造工厂，把产茶区变成工厂区，我们可以不再采制茶叶，不再受气！吃茶叶饭是没出息的！”

事情费解到这个地步，我也禁不住要问：这究竟为的什

么，荒地不造工厂，偏要造到茶地上去？

1956年10月12日

养 猪

在中秋节以前，猪肉又紧张起来了。我有数周不知肉味。住在城里的人们，在早上二、三点钟就得去排队，可还不一定能买到猪肉。我呢，远在郊区乡村，如果想吃肉，恐怕在半夜十二点钟就得叫女工走了去排队（夜间没有公共汽车）。当然我还不至于自私到这样，为了要吃猪肉，叫女工半夜三更去受罪。可是人毕竟还是人，平时，我虽不爱吃猪肉，长久不吃，却也有些馋起来了，慢慢地简直非常想吃猪肉。

这天，我正吃午饭，乡里的一位同志来看我，他看见饭桌上只有一碗咸豉和一碗油菜，“呀”了一声。

我带着惆怅的口吻说：“我已经有三十多天吃不到肉了！”

“难买呀！”他说：“猪肉又紧张了！”

“简直买不到！而且，一直要紧张到明年四、五月里，我记得的，去年也是这样！”我说：“听说有一种猪肉票的，有猪肉票就好了，有猪肉票的人也排队，不过容易买到。乡里有没有猪肉票？”

“乡里没有猪肉票。但是我有！”乡里的同志笑着回答我。

“你怎么会有的？”我好奇地问。

“我自己养猪呀！养了猪，卖给公家，卖一只猪，公家给我购猪肉的票十五张，一斤一张。”

“哦！是这样的！”我说：“你送我两张罢？能不能？送我两张就够了！”因为实在想吃猪肉，我就老着脸孔直爽地说。

“可以，可以，我送你三张。”乡里的同志说。

“嗨！”我笑起来了，说：“你教我，怎么样养猪！我要养猪啦！养一只，养来……”我很高兴自己美妙的计划。

“哈！哈！哈！”乡里的同志出声笑起来了，完全猜着我的个人打算，打断我的话说：“不行！规定养一只必得卖给公家，养两只猪卖给公家，养三只猪卖给公家，养四只猪还是卖给公家，养五只猪才可以自己杀一只！”

“呀，”我说：“那我只好不养。”

“饲料又是这样困难！人家觉得反正自己什么也吃不到，有了猪肉票还是要去排队。人家嫌麻烦，无利可图，宁可不养，我们只得去动员，人家还是不愿呢！我是为了起带头作用而养的呀！”乡里的同志说：“猪肉呢，养猪的人家少，猪肉当然就紧张啦！”

我想：制定这些养猪规定的人，一定以为有了这个养五只猪才可以自己杀一只的规定，人家会养五只、六只、七只……很多的猪，而没有料到人家索性连一只也不养的罢。

1956年10月16日

夜 游 有 感

国庆日的晚上，我坐了西湖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同志们所借的一只船，去欣赏焰火和水上游行。我们在“花港观鱼”下船，向着灯火辉煌的湖滨划去。

风吹起了小小的浪。天空是墨黑的，只有两三星星闪烁着。湖面显得辽阔了，湖水显得深不可测了，湖滨呢，显得遥远了。我们两个同志划着船，划呀划的，终于绕过“三潭印月”的边，渐渐地望见了浮在水上的该是群集着的游船灯光，贴着湖滨。

我们划向码头，码头上挤满了游人，人们拥来挤去，闹成一片，恨不得挤到铁栏杆外，站到水上来看焰火。引得人民警察只好耐心地劝告大家不能再往外挤了。我们原想上岸去看看湖滨的夜市，这个气势使我们只得把上岸的念头打消了，并且决定离开码头划到湖滨之外去。我们划到远离湖滨码头的湖上，把船拴在一根毛竹桩上。我们把桨撑在船头，把一盏安全红灯高高地挂在桨上。虽然已经远离码头，人声却还象钱塘江里的浪潮一样，轰然地一阵一阵地送来。

彩色的火星冲上天空又飘下来，有些人欢呼着，有些人喊叫着。水上游行开始了。一歇后，我们的船便被包围在许多挂灯结彩的游船当中，我们的船好象跟着四面八方来的游船动着。直到游船都已远去，天空依然只有几点星星，我们才觉得我们的船虽然转了许多身，却还拴住在毛竹桩上。同

志们都很满意这样的夜游。

回来，仍旧在“花港观鱼”上岸，已经是半夜了。我们经过西山公园，曲径上有一对对青年男女，有的显得很年青，看起来不过十四、五岁。

“呀！这个时候还有人！这么年青的人！”我有些吃惊。

“嗯！你不知道！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是这样的，夏天还要多！这是反封建的成绩！”一个同志笑着对我说。

“可是这些小孩子谈恋爱是不是太早了呢？”我说。我心里一直有这个思想：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同时，应当向青年进行两性的教育，使青年明白这件事情不仅可以关系到自己的一生，也关系到社会。看到一对对青年男女，我的这个思想又来了，并且联想起另外一件事。

记得去年这时，有一个刊物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访问某一个生产合作社的小记，里面我谈到一女社员来和我商量她的婚姻问题，我告诉她我的想法：以为结婚太早对于女人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有些妨碍，一个女人结婚也应当想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刊物的编辑先生把我这一段话全删去了，变成了一篇上下不接、完全没有作者自己思想和主见的文章。我常常想：应当对青年人讲老实话，讲现实话，让他们明白象这一类事情和自己切身的利害关系。难道我这样想是错的么？或者是因为这些话太不迎合青年人的心理么？

1956年10月23日

宁愿烂掉及其它

每次走过现在作为乡供销合作社——过去是于公祠，明于谦的祠堂旁边的一条新建小路，就看见小路旁整齐地堆放着五、六只一叠、成百叠的竹筐，这是在今年春天，杭州市建设局的湖泥大队——挑那挖起来的西湖湖泥——走时所留下的东西。

成千只竹筐从春天放到夏天，夏天放到秋天，总是那样整齐地放着，一只也不少。这一带的西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都明白：这是公家的东西，没有人去碰一碰手指；即使满地是人民币，现在谁也是“临财不苟得”的，不是属于自己的，谁会去动呢。这样，成千只竹筐得以从容自在在那里尝受着风吹、雨打、日晒，等待着慢慢的烂掉。

这些竹筐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说来是不是需要呢？很需要，也很有用处，但是眼看有用的东西就要成为废物。

每年初春，在突击绿化的时候，杭州建设局园林管理处的工人帮助郊区农民割茅柴，园林管理处规定，这些茅柴由工人和农民分。一、两年来，园林管理处工人所分得的茅柴一直没有使用掉——不知为什么——，五、六万斤茅柴堆积在露天，有的已经烂掉，有的还正在烂。这些已烂和正在烂的茅柴不能再当柴火使用了，只能把它烧成灰，作为肥料，然而就是连这个建议，农民也不知怎么没有提出。

为了把杭州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大公园，杭州建设局经常